



《資治通鑑》關於情操的故事

● 施寬文*

古典詩歌既要遵循格律限制構造語言，也要通過嘎然而止的結尾來構建意想和意境，無尾實有尾，無意則意深，最終熔煉為具有典型性的詩歌意境。⁴絕句易寫難精，楊萬里《誠齋詩話》就說：「五七字絕句最少，而最難工。」⁵要在短小形式中去創造無盡語言與意蘊，就得靠結尾的功力，使唐詩真正顯現言盡無窮，看似完結其實未結之魅力。唐詩有幾種結語手法，本文先探討情意的繚繚。

宋神宗元豐七年（1084年）十一月，司馬光耗時十九年編撰的《資治通鑑》終於完成，在〈進書表〉中除了提及編撰動機，也說明其目的，亦即「專取關國家盛衰，繫生民休戚，善可為法，惡可為戒」、「嘉善矜惡，取是捨非」，書中編年敘史雖以政治事件為主，但是兼顧中國傳統史籍固有的對於人物「褒善貶惡」的傳統，因此載述相當多的人物故事，用以「嘉善矜惡」。書中雖有極多供給鑑戒、懲愆的人物，但也有不少情操高尚之士，其人言行事迹令人肅然起敬，油然而生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雖不能至，心嚮往之」（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）之情。這些情操高尚的人物，或是對於國家的忠誠，或是個人之修養、操守，皆令人欽敬，而足以為後人之楷模。

公忠為國者的事迹因為密切聯繫《通鑑》敘史以政治為主之故，講求「刪削冗長」的司馬光常常不惜筆墨，翫縷以述，例如昔日士子耳熟能詳的蘇武牧羊故事，尤其

* 施寬文，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

⁴ 趙勝潮：〈論古典詩歌結尾之藝術價值〉，《作家雜誌》，2011年，第8期，頁141。

⁵（宋）楊萬里：《誠齋詩話》，見何文煥、丁福保編：《歷代詩話統編》，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3年），冊2，頁158。

令人感佩。蘇武出使匈奴，以副史張勝涉及匈奴政變而被牽累，不願屈節辱命遂舉刀自刺，傷重幾死，其行為固然可貴，然而，以一時之激感而自盡，匹夫亦能為之。蘇武難為能為、難行能行，而為常人所不及者有二事：其一，匈奴王必欲使其降順，因此在其康復後囚入地窖，不給飲食以折磨之，蘇武寧可咽氈飲雪，也不變其志。其二，被流放於荒無人煙的北海（貝加爾湖）多年，單于使其友人李陵勸降，其中所云：「終不得歸漢，空自苦；亡人之地，信義安所見乎！足下兄弟二人，前皆坐事自殺；來時，太夫人已不幸；子卿婦年少，聞已更嫁矣；獨有女弟二人、兩女、一男，今復十餘年，存亡不可知。人生如朝露，何久自苦如此！」（卷 23）千餘年後讀之，仍感字字蘸血刺心，而蘇武以死自誓，依然堅其志節。蘇武被匈奴流放於荒徼前後十九年，史載其歸漢云：「始以強壯出，及還，須髮盡白。」（卷 23）其忠誠與意志，固非常人所能及。

此外，如唐之顏真卿，以奸臣盧杞之陷害，而銜命宣慰叛將李希烈，眾皆勸阻，顏真卿見危授命，義無反顧。至則李希烈使千餘人「環繞慢罵，拔刀擬之，為將割啗之勢」，而真卿面不改色；被囚多日後，李希烈又命軍士掘坑以活埋恐嚇，欲其降附，常人遇此即使不降，也難免膽顫心驚，而顏氏卻面色怡然，從容告以「死生已定，何必多端！」（卷 228）其後，李希烈又積薪灌油，以焚殺威脅之，真卿則自赴火堆而被拉回，此真胸中充溢浩然磅礴之正氣，故能視死如歸。顏真卿最後雖以堅守志節被縊殺殉國，而「時窮節乃見，一一垂丹青」（文天祥〈正氣歌〉），其身雖死，其名則輝耀史冊，其精神更感召後世無數的忠貞之士。

至於個人修養與操守令人欽敬、可供褒勸者，《通鑑》在編年敘事中，常隨事而加以專載或附載，例如受時人敬稱為「關西孔子」的東漢楊震，在遷除東萊太守時道經昌邑，其所推舉的昌邑令王密在暮夜攜十斤金欲以相贈，並告以「暮夜無知者」；楊震則婉拒云：「天知、地知、我知、子知，何謂無知者？」此即流傳後世著名的「四知」故事。史稱其身為太守，而「性公廉，子孫常蔬食、步行。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，震不肯，曰：『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，以此遺之，不亦厚乎！』」（卷 49）其子孫開枝散葉，今日遍布世界，堂屋、正廳每置「四知」之匾，以謹記先祖清白做人之訓。此外，如蜀漢蔣琬對於下屬楊敏的毀謗之言，以「吾實不如前人，無可推也」，



自我解嘲，拒絕主事者將楊敏治罪的要求，元人胡三省評云：「此諸葛孔明所以屬琬也。」（卷 74）其居高位而心胸寬大，不以個人毀譽而傾軋，誠可為主政者之榜樣。

名與利、美聲佳譽與榮華富貴，俗世庸常之人無不汲汲營營，蔣琬對於謗言的淡然，可謂對名韁的擺落；而武則天的堂侄武攸緒，在武氏當權時棄官隱居於山林，及中宗以安樂公主下嫁武則天侄孫武延秀，召其觀禮，特置尊位以待之，

「聽以山服葛巾入見，不名不拜。」未料武攸緒竟以常儀成禮，不自尊貴，中宗多次請入內殿，「頻煩寵賜，皆謝不受；親貴謁候，寒溫之外，不交一言」（卷 209），武攸緒棄履高官厚祿、富貴榮華而隱居山林，可謂淡泊而能擺脫利鎖之牽拘。

除了載述士夫顯要之高尚情操，至如武則天時的安全藏，則僅是太常部門的一位工匠，當太子被誣告謀反，左右皆遭酷吏來俊臣酷刑逼迫而欲自誣，惟安全藏大呼願意「剖心以明皇嗣不反」，隨即舉刀自屠，內臟外流，事聞於武則天，遂命人抬入宮中，使太醫以桑皮線縫合並療治，安全藏因此得生；武則天親自探看後，歎云：「吾有子不能自明，使汝至此。」（卷 205）遂命停止一切審問，唐睿宗因此得以免禍。這些人物故事，涉及為官的清廉、寬容，以及為人的淡泊名利、忠誠信實。

《通鑑》敘事目的雖云「善可為法，惡可為戒」，整體而言實偏於「懲惡」，故書中多載並詳載歷史上黑暗之人事，上述這些人物的言行事迹在其中猶如暗夜中的星光，在三百餘萬字的書中閃耀著穿越時空的光芒。



